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概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習近平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演講傳遞正能量

屠海鳴 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代表 中國企業家代表團成員 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屠海鳴

10月7日，筆者作為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的代表和中國企業家代表團成員，在印尼峇里島國際會議中心峰會現場，親耳聆聽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閉幕式上發表的《深化改革 開放 共創美好亞太》的重要演講。習近平強調中國經濟發展態勢良好，中國將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習近平說：「我們對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抱着堅定信心，中國將給亞太發展帶來更大機遇。」作為本次峰會的「壓軸戲」，習近平的精彩演講，激起了會場中外工商領袖和企業家代表長時間熱烈掌聲。習近平用「中國好聲音」，為亞太發展、中國發展傳遞了正能量。

「四個信心」消除「硬著陸」疑慮

本次峰會的主題是「活力亞太，全球引擎」。如果亞太是全球的引擎，那麼，中國就是亞太地區的重要引擎。這個引擎現在的狀況如何？中國經濟增速從以前的兩位數增長到2011年的9.3%和2012年的7.8%，再到今年上半年的7.6%，出現了增長放緩的跡象。中國經濟會不會「硬著陸」？引起了一些國家的不安。習主席說：「一切都在預料之中，沒有什麼意外發生。」在描述中國今年上半年經濟發展的特點時，他用了兩個字，一個是「穩」，一個是「進」。「穩」是指經濟增長處在合理區間，「進」是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步伐加快。這兩個字點到了要害。中國經濟的體量大、情況複雜，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幅度，才能提供較多的就業崗位，使一系列民生問題迎刃而解。然而，中國已經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現在遇到了資源消耗過度、環境污染嚴重等諸多發展「瓶頸」，要想實現持續增長，就必須轉變發展方式。從表面上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了，但需求下滑、產能

過剩、地方債務、影子銀行等影響長遠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都在逐步解決，發展的質量在提升。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如果中國經濟大起大落，不但會讓自己受損，也會殃及他國。因此，中國經濟的總體平穩、穩中有進，對亞太各國來說是福，不是禍。習主席說：「我對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抱着堅定信心。」信心來自於中國經濟增速處在合理區間和預期目標內，信心來自於中國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穩步提升，信心來自於中國經濟的強勁內生動力，信心來自於亞太發展的良好前景。惟其艱難，才更顯勇毅；惟其篤行，才彌足珍貴。習近平的「四個信心」回答了在場所有國家的政府官員、工商領袖和企業家們的疑慮。「膽子要大，步子要穩」彰顯改革決心。中國的改革備受關注，習主席說：「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這是為改革劃出的底線。

今年以來，中共高層多次要求各級幹部要樹立「底線思維」，就是凡事要往最好的方向努力，但要做最壞的打算。在改革問題上，行事之前，劃出底線，這一點毫不含糊。在明確底線的前提下，習近平表示，我們的立場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既要大膽探索、勇於開拓，也要穩妥審慎、三思而後行。「膽子」是戰略層面的問題，「步子」是戰術層面的問題。戰略上要有大視野、大格局，中國即將出台的改革方案，不是「單兵突擊」，而是統籌推進，囊括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必將對今後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戰術上要細緻穩妥，中國的改革既注重「頂層設計」，也注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充分吸納各階層的意見，以期最大限度地減小改革的成本和陣痛。談到改革的迫切性，習近平還說：「中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這是因為，當前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格外艱巨，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個時候就要一鼓作氣，瞻前顧後、畏葸不前不僅不能前進，而且可能前功盡棄。」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同比增長7.6%，較以往有所放緩，在亞太地區及至全球仍名列前茅。中國政府主動調控，下定決心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不再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論英雄，而以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立足點。習近平的講話表明，在推進改革上，中國領導層有「壯士斷腕」的勇氣，有深思熟慮的方案，也有應對各種風險的心理準備，改革的決心堅如磐石。

中國人歷來注重家庭，「家和萬事興」。習主席把亞太地區比喻為一個大家庭，中國是大家庭中的一員。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說：「太平洋之所以廣大，是因為它沒有任何自然阻隔，我們不應該為它設定人為的阻隔。」習近平提出了亞太地區應該謀求共同發展、堅持開放發展、推動創新發展、尋求聯動發展的願景。這四點願景指出了發展的方向和路徑。特別是提及的「亞太價值鏈」、「亞太自由貿易區」和「亞太命運共同體」等概念，讓人印象深刻。這三個概念層層遞進，談價值鏈，指出了合作的基礎；談自貿區，指明了合作的方式；談共同體，則明確了合作的目標。如何讓亞太各國融入一個大家庭？中國有具體措施。習主席表示，中國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願向包括東盟國家在內的本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是亞太經合組織的重要目標之一，但由於資金短缺的原因，長期以來一直未能真正實現。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如果能夠順利成立和運行，將有助於最大限度地發揮各國冗餘資金的效益，搭建合作的便捷通道，實現互聯互通，這是打造「活力亞太」的第一步。大國有大國的寬廣胸懷和責任擔當，習主席的演講釋放了與亞太各國合作的誠意，體現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對於推進中國與亞太各國、特別是與東盟各國的合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家和萬事興」釋放合作誠意

反對派「倒梁」動議配合美國「遏華」圖謀

徐庶

公民黨郭家麒昨日在立法會對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出了不信任動議，這是反對派為配合美國「反華」和干涉中國內政需要而演出的一幕鬧劇。美國推行重返亞洲政策之後，千方百計在亞洲國家之間挑撥離間，分化瓦解，組織了反華浪潮，菲律賓已經被美國利用為侵佔黃岩島、製造「中國威脅論」的急先鋒。菲律賓政府推行冷血政策，由總統出面，堅決拒絕就香港人質慘劇道歉，接着玩弄了許多真真假假的新聞報道，然後由反對派的喉舌報紙《蘋果日報》連篇累牘發動對特區政府的攻擊和謾罵，製造「倒梁」運動。在一輪鏖戰之後，反對派出場，公開對梁振英提出所謂「不信任動議」。

不信任動議沒有法理根據

原來，反對派的目的要把立法會變成西方模式的國家議會，要把行政長官拉下馬。但是反對派知道，在憲制上，《基本法》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機制，這樣的不信任動議沒有法理根據。另外，他們在立法會只屬少數，反對派也清楚，郭家麒的不信任動議根本不可能通過。反對派的議員，曾經在立法會內向建制派拉票，結果碰得頭破血流，一票也沒有拉到，那麼，明知會輸，反對派為什麼仍然要博出位，自取其辱呢？原來，最近美國國會和政府部門要加強干預中國內政，撰寫針對中國的人權和法治報告，沒有材料，怎麼辦？就需要反對派幫忙，做臨時演員，利用立法會的場合發言，提供宣傳子彈，好讓美國國會和政府部門能夠摘錄有關材料，對中國的事務提出干預，對香港2017年的選舉問題粗暴插手。近年來，由於中國的強烈反對，也由於美國在一些國際熱點問題需要中國合作，美國已經改變了過去由美國官員或者官方文件直接批評和攻擊中國的做法，而改換了一個方式，改為採用了引用香港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反對派控制的政治組織、香港記協的文件和材料，作為對中國的指控，對內可以爭取國會更多的外交撥款，對外可利用這些文件對中國說三道四，交換其他利益。所以，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每個人的發言，都有特定的題目，以滿足美國撰寫反華文件的需要，他們的每一句話，都是說給美國人聽的。郭家麒批評，「梁振英上任以來，香港不但未有成「香港營」，梁振英是「社會撕裂元兇」；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也批評梁振英：「對內失信無能，對外喪權辱港」；民主黨主席劉志強批評梁振英三年以來未能解決馬尼拉人質事件。如此離奇荒誕的說話，欺騙不到港人，但對美國人來說，卻相當合用，美國可以用作行政長官沒有普選產生為理由，所以要插手香港，「要實行世界國家標準模式的選舉，給香港人一個抉擇權」。

反對派才是「撕裂社會」元兇

所謂「撕裂社會」，港人都知道，反對派就是撕裂香港派。1997年7月1日，反對派就開始組織反對特區政府，反對中央政府的示威遊行，不認同回歸祖國，不認同中國主權，撕裂社會的綱領就制定了。對董建華、曾蔭權，他們一樣叫嚷要下台。劉志強更加大話西遊，說梁振英「三年以來，未能解決馬尼拉人質事件」，所以要下台，梁振英上台僅僅一年，怎麼能夠把「馬尼拉人質事件」向梁振英栽贓呢？冷血無情的菲律賓總統拒絕道歉，劉志強不譴責，卻反過來要梁下台，香港人怎麼信服？梁家傑更加無理，指會見菲律賓總統是「對外喪權辱港」，明明是行政長官努力爭取到與菲律賓總統交涉的機會，推動人質事件得到解決，怎麼能說成是「喪權辱港」？所以，林鄭月娥痛斥反對派：「有人將土地發展及保育，演變成單程證及內地人來港的問題；簡單的經濟融合及水貨客，就演變成搶走資源行為；梁振英與菲律賓總統見面，就被形容為是醜事及喪權辱國。」三言兩語，就把反對派的無理取鬧勾畫得活靈活現，出醜的是反對派。不過，反對派卻有一個算盤，在立法會的醜惡表演，有利於美國介入香港事務，落實重返亞洲政策，一定能夠換取到美國的賞識，換取到「大水喉」射住。

政府無需亦無意改變聯匯制度

曾俊華 財政司司長

香港聯繫匯率（聯匯）制度在1983年10月17日推出。今天是推出聯匯制度的三十周年。三十年以來，聯匯一直是支持香港貨幣和金融穩定的基石。香港在這段期間經歷過多次經濟周期和金融危機，聯匯一直行之有效，運作暢順。聯匯制度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當年聯匯推出前，港元匯率大幅貶值，引起社會的動盪。經過三十個年頭，有些市民對當時的情況可能已經印象模糊，年輕一代或許從未聽說過。藉著聯匯三十周年，我在此重申聯匯匯率對香港的好處和重要性。



曾俊華

回想1983年時，香港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當時適逢中英就香港未來進行談判，市場對香港經濟和港元的信心不足，港元匯率急速下滑，由1983年6月初一美元兌6.5港元，跌至9月21日一美元兌8.36港元，到9月24日更跌至9.6港元。當時市民都害怕港元貶值，不少人都恐慌性地在市面搶購糧油和日用品，連廁紙也成為搶購的目標。當時，我剛剛加入政府，擔任沙田助理政務專員，負責社區建設，記憶非常深刻。聯匯匯率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政府實施聯匯匯率後，港元匯價穩定下來，市面回復平靜。這件事情清楚地告訴我們穩定的匯率與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過去三十年，聯繫匯率制度有效地維持港元匯價穩定，也提供了一個穩定的貨幣和金融環境。這對於依賴貿易的香港經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香港對外貿易大部分都是使用美元交易，入口貨品也多以美元計價，而港元與美元掛鈎，商業機構在估算成本和定價方面就變得比較容易，不用擔心因港元兌美元的大幅波動而蒙受虧損，亦可節省防範匯率波動的對沖成本。

穩定的匯率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

穩定的匯率提供良好的環境，讓香港發展成為國際貿易樞紐。香港對外貿易總值與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由1983年的190%升至現在的450%，外貿及相關行業的受僱人數佔整體就業人口的30%。穩定的匯率亦為香港發展成為金融中心提供一個重要的平台。美元是國際常用的貨幣，大部分的國際投資者都持有美元作投資用途，投資的收益亦多以美元計算。舉例來說，全球很多對沖基金及互惠基金也是以美元記帳。這些投資者在買賣港股的時候，也因為港元兌美元有溢餘，不需要做對沖，比較方便。銀行業和股票市場在這三十年的資產和市值分別增長了13和152倍，更帶動了服務業（例如會

計、法律及其他專業行業）的發展。聯匯所提供的穩定貨幣環境，也是支持香港過去三十年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元素。本地生產總值在這三十年內差不多增長了十倍，人均生產總值達290,000港元（約37,000美元）。香港的信用評級亦在2010年升至AAA級別。現時全球只有14個地方，可以維持最高信用級別，香港是其中之一。雖然聯匯並非以控制通脹為目標的貨幣制度，但香港的通脹情況絕不比其他地方嚴重。以去年為例，香港的通脹率與區內的其他經濟體相若。香港也差不多達到全民就業水平，失業率低至3.3%。香港聯繫匯率制度簡單、清晰、透明度高，根據規則運作，無論公眾或市場也容易理解。事實證明聯匯制度是經得起考驗的。過去三十年，香港經歷了1987年股災、1990年波斯灣戰爭、1992年歐洲匯率機制危機、1997至98年亞洲金融風暴、2000年科網股泡沫爆破、2003年SARS、2007至08年由美國次按泡沫爆破引起的全球金融風暴、以及近年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等等。港元匯率面對這些衝擊仍然能夠維持穩定。經過這些歷練，公眾和市場已經建立起對聯匯的信心。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匯率制度。有人認為由於聯匯制度，近年隨着美國量化寬鬆，香港資產價格不斷上升。其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地方，同樣受到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影響。香港是一個細小、開放的經濟體系，也不例外，但聯匯已經把香港所受的衝擊減至最低。舉例來說，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導致大量資金湧入瑞士，令瑞士法郎升值。可能大家會想，升值不是令財富上升嗎？應該高興才對。但剛好相反。瑞士法郎升值令出口不振，旅遊業受影響，經濟低迷，更加深通縮的威脅，因此瑞士央行立即出手遏止瑞士法郎上升，最後還訂定匯率上限，不讓瑞士法郎升超過1.2法郎兌1歐。

在美國次按危機爆發後，其他新興經濟體都面對資金流出的壓力，但港元卻表現出避風港的角色，投資者把資金泊在港元，令港元不跌反升，是導致2008年年底至2009年資金流入香港的其中一個原因。雖然美國近年實施量化寬鬆政策與最近退市的言論，使區內貨幣大上大落，部分地方甚至要實施外匯管制，但港元仍然保持穩定，這反映市場對聯匯的信心，使炒賣港元活動無利可圖。最近港元外匯交易活動有所下跌，正顯示投機活動仍然維持在低水平。

聯匯制度是最適合香港的貨幣體制

香港是少數實行聯繫匯率的地方，亦是少數能夠長期有效維持穩定匯率的地方。聯匯制度行之有效，因為香港有多項重要的先決條件作為配合：一、靈活的經濟結構令到內部價格、成本與工資能夠適時調整，應付外來變化，維持競爭力；二、銀行體系穩健，資本充足，流動性強，能夠應付外來的波動；三、政府審慎的理財政策使聯匯制度不會因為政府負債或財政赤字而受到衝擊；四、充足的外匯儲備為聯匯和金融穩定提供強大的支持。政府會致力維持這四大條件，確保市場和公眾對聯繫匯率的信心。聯繫匯率制度自實施以來，一直都是香港經濟和金融穩定的支柱。現時香港仍然面對很多外來的挑戰，尤其是主要經濟體的量化寬鬆政策以及未來退市安排，資金流向將會大幅波動。我們維持聯繫匯率制度，並非因為我們墨守成規不願改變現行制度，而是因為我們經歷了多次的危機，這些經驗令我們深信，應付未來挑戰，聯繫匯率制度仍是最適合香港的貨幣體制。政府認為無需亦無意改變聯繫匯率制度。

不守財政紀律 債務危機難解決

曾淵滄博士

政經多面體

目前，全世界金融界都正在注視着美國總統與共和黨議員們的談判，談判的內容是有關美國政府國債上限的問題。多年前，美國國會通過一條法律，限制政府發行的國債總額不能超過一個限額，目的就是制止政府亂花錢。但實際上，美國歷任總統都亂花錢，負債總額越來越高。過去六十年，就只有克林頓總統能做到政府財政開支有盈餘，沒赤字，餘者是赤字字號。但每一位總統上任前都說要努力改善財政赤字的問題，但是都改善不了，財政赤字一路增加。每一位總統都想討好選民，都不敢削減社會福利，也無能力削減軍費，赤字也就不斷增加。因此，國會訂下限制國債上限的法律，實際上從來沒有真正執行，每次當國債總額逼近上限時，總統就會要求國會通過新法律，把國債總額上限往上移。多年來

這樣的事已成了慣例，不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都沒有異議，反對黨不敢把問題搞僵，因為說不定幾年之後，自己成了執政黨，入主白宮後也需要反對黨合作，通過提高國債上限的法律。去年，是美國國債上限爆發成為全球焦點的第一次。當時共和黨人反對奧巴馬總統的醫療福利政策，以不提高國債上限來威脅奧巴馬改變其醫療福利政策。當時，由於事件影響搞到全球股市大跌，投資者都很緊張。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伯南克以「財政懸崖」來形容這個事件，即如果總統與國會談不妥，就有如從懸崖上跌下去，總統與國會正在懸崖上博奕。後來，有驚無險，共和黨人稍為讓步，把問題往後推。但是，問題並未解決，因為談判仍未達成共識，兩黨只是暫時不敢見到談判破裂，美國政府無法增加國債的發行，發生債務違約的情況。今年10月17日，又到債務上限談判的死約日，共和黨曾稍為讓步，建議把死限日再往後移6個星期，讓兩黨

有多一些時間來談判。我仍然相信，不論是奧巴馬或是共和黨，誰也不願意真的從財政懸崖上往下跳，奧巴馬與共和黨目前的所作所為，所發表的言論，目的是爭取選民支持，美國選民支持政府多花錢還是少花錢？回來看看香港，基本法規定政府財政預算必須「量入為出」，如何將這個概念具體化？是不是應該通過一條法律來限制政府該如何動用儲備？



曾淵滄